



一位基层民警的春节

有警出勤,无警巡逻,过年没与家人相伴,民警周恒忙碌且充实

文/片 本报记者 邓兴宇

初见菏泽开发区丹阳派出所民警周恒,个头不高,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格外坚毅。周恒自2003年进入公安系统至今已有十个年头。十年里,每个除夕夜,他坚守在一线岗位,没能和家人一起看过一次春晚,对于家人他内心满是愧疚;对于管辖的片区,他则是满满的责任。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七,他共休了两天假,这两天假期也可以说是他一年仅有的两天假期。除夕晚上,大年初一,他都在辖区忙碌。

初三晚上,一醉酒男子将小区门口的档杆损坏,接到报警后,周恒赶到现场积极调解纠纷。这边警情刚处理完,那边又有醉酒人报警称家里进了“小偷”。赶到现场才知道,醉酒人说的“小偷”却是与其一起喝酒的朋友。对于这种事,周恒只能劝说、一笑而过,“大过年的,喝酒的人多,闹出的笑话也多。”

初六晚上9时许,天空飘着大雪,正在夜巡的周恒接到报警,称有人在山海天泰写字楼里砸别人的玻璃。2分钟后,三名破坏玻璃的

人被控制,了解后才知,三人均是未成年人,学校放假无聊就凑在一起搞起了破坏。“过年了,不好好在家团聚,大晚上的跑出来搞破坏,先回所里吧,等你们家长过来,商议赔付玻璃的事。”等周恒处理完这起报警已是夜里十一点多。

“这几天,警情虽都不大,但只要有人报警,我们就得赶往事发现场。老百姓对民警的要求高,信任民警,能看到他们团团圆圆,平平安安过年就是我们民警最希望的。”周恒说着又赶往下一个报警点……



大年初一,周恒正在派出所值班。



有警出勤,无警巡逻,即使天气再恶劣也是一样。



傍晚,民警们吃饭、拉拉家常算是一天最轻松的时刻。



一辆电动车抛锚了,周恒一直帮着车主把车子推到家。

一位花农的牡丹情缘

受益菏泽牡丹产业的快速发展 花农高洪祥年收入超过10万元

本报记者 董梦婕

牡丹作为菏泽的名片,近年来发展迅猛,目前种植面积已达到45万亩,不少花农因花致富。

大年初六,结束了春节长假的花农高洪祥早早来到公司报到。2013年被聘请做牡丹技术经理后,一直在地头摆弄牡丹的高洪祥又多了一个新身份,年收入也达到了十余万元,这些年,牡丹铺就了他的致富路。

催花牡丹供不应求,花农笑了

“这场雪下的好啊,今年春天的牡丹一定开得好。”5日上午,高洪祥看着被雪厚厚覆盖住的牡丹花枝,笑着告诉记者,有了水分和低温,今年春季的牡丹会开得很艳丽,估计销量不会比年前的催花牡丹差。

今年50岁的高洪祥是牡丹区黄堽镇远近闻名的“老花农”,由于从小就喜欢花草,他经常费尽心思找来各种稀有花草种植,并苦心钻研各类养花书籍,年纪轻轻就积累了一套自己的养花经,这些

鲜花也铺就了他的致富路。高洪祥说,2013年花市上的催花牡丹供不应求让花农们都赚了钱,他也小赚了一笔。

高洪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催花牡丹上,是从1997年开始。凭着花朵质量和诚信经营,每年来找高洪祥买花看花的人越来越多,他的生意也越来越好。现在,除了在赵楼行政村租赁了一个300平方米的花房,他还租赁几十亩地种植观赏牡丹,在济南建了一个占地两百亩的花园,特意聘请十几个人管理。

除了养花,还是5000亩牡丹的大管家

近年来,菏泽充分发挥牡丹资源优势,衍深牡丹产业链,快速提升牡丹种植业,缓解牡丹籽不能满足企业需求的情况。其中,牡丹区成立有土地流转交易中心,还出台土地返租倒包、扶持奖励政策,鼓励企业大户、种花能手等通过合理规范的流转土地,扩大种植规模。

不少企业看好了牡丹产业化发展的广阔前景,纷纷斥巨资进军“牡丹领域”,知识技术型农民成了“香饽饽”。2013年,高洪祥被位于牡丹区黄堽镇的山东盛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聘请为牡丹技术经理,对承包而来的5000亩地块进行牡丹技术种植与管理。

对油用牡丹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高洪祥并不担忧。他指着一块牡丹地说,牡丹产业化快速发展后,菏泽市牡丹产业已由过去单一的观赏、药用,逐步走向深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综合利用,“牡丹籽可以榨油,牡丹花可以做茶,牡丹根可以入药,可以说牡丹全身都是宝,去年一斤牡丹籽卖到15块钱左右,一亩牡丹的籽就可卖到6000多元。”

牡丹为他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据其介绍,他去年年收入就达到十余万。提及今年的计划,他表示在管理好这5000亩牡丹的基础上,会尝试培育新品牡丹,催花牡丹的数量也适当增加。

一位“小伙计”的“海上梦”

巨野县小伙出海打工15年 月工资上涨300多倍

本报记者 张莹

在菏泽市巨野县南边营里镇与成武县接壤附近一些村庄,很多年轻劳力们热衷于出海打工,从十八九岁辍学的青少年,到四十多岁的中年,提起到海上去大都慷慨激昂,滔滔不绝,用他们的话说,“到海上去活不累,挣钱还多,比在家种地好太多。”营里镇吴庄村的张林(化名)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上海”15年,月工资上涨300多倍

1999年,25周岁的张林跟朋友一块打工去了寿光,开始了他的海上生活。张林是村里第一个出海的人。“当时一共去了5个人,俩田集的,俩谢集的,吴庄就我自己。”

到寿光后,张林他们先从最基层的“小伙计”干起一撒网,收网,整理打上来的鱼,月工资也仅400块钱。

从此,张林开始了成年在海上打渔的生活,15年来从未间断。多年的历练,张林已由当时系网扣都生疏的“小伙计”,成为

了现在技术十分娴熟,资格以及评价都很高的“大伙计”,月工资也已经涨到了14000元。“最近两年活少了,工资却涨了,一年干上四个月左右,差不多能挣6万块钱。”张林说。

眼看着张林的腰包鼓了起来,村里不少年轻人也跟随他开始了“上海之旅”。张林告诉记者,他当时带去的伙计里边,仅本村的已经有4个当上了船长。“做船长多好啊,月工资最低3万,还有提成。可惜我没上学,不识字,不然也早当船长了。”

5天5夜不睡觉,是熬人的差事

在村民眼中,上海打渔是个好活,挣钱也多。然而“只有真正去过的人才知道,这份差事也不容易。”“海上从没停止过刮风,说冷也真冷,有时候被子都能拧出水来。”张林告诉记者,前几年,每当刮大风的时候老板都会放假,等风小些再干活,“这几年不行了,哪怕是7、8级大风,照样出海。风大浪高的,有一次我在船上睡觉直接被颠起来半米多高。”张林庆幸的是自己不晕船,即使被颠醒,翻个身照样能睡着。

然而对于出海打渔的苦与累,记者采访的10个人里边,多数反映“其实并不累,至少比在家里种地轻松多了。”“主要是熬人。那次出海,3天3夜没捞着睡觉,可熬坏

了。”张林的四叔告诉记者。他也曾接连几年去海上打工。“3天3夜不睡根本不算事。前几年赶上活多的时候,5天5夜不睡觉都不稀罕。”张林告诉记者,他曾经熬得最长时间的一次是一个星期没睡觉,“忙的连吃饭也就十分钟的空。”

如今经历过风雨的张林,更希望与妻儿们在一起。当初,张林出海打工时,女儿才刚会走路,而现在,女儿已经升入高一,儿子也已经上小学。对于出海打渔,他早已没了当时的热情,更多的是回忆当年出海的新鲜事。

“不行了,马上干不了了,也干够了。最多再干5年吧。也趁这5年赶紧想想以后干点啥。”张林说。